

山里人

袁仁琮 著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山中人

——



I 247.7

520

4/

山里人

责任编辑：谭良洲

封面设计：钱大喜

山 里 人

袁仁琮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

（贵阳市市北村182号）

贵阳黔灵印刷厂印刷 贵州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印张7.5 字数15000
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00

书号：10142·1 定价：1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袁仁琮同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。

作者以生动的笔触，描写了侗族人民的生活和风习。其中，有社会矛盾的揭示，有民族风情的描画，有爱情故事的抒写，有知识分子、改革者的苦恼与追求。内容丰富，生活面广。作者笔下各种各样的人物，形象生动，个性鲜明，富于民族特色，值得一读。

序

寒 先 艾

1951年冬到1952年冬初，我曾经参加过贵州黎平县的土地改革将近一年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1956年才成立的），在汉侗杂居和纯侗族的乡村我都住过。我很喜欢侗族地区的风土人情，听过柔和婉转的侗歌，吃过那里的油茶和腌鱼。清代建筑的那些鼓楼和花桥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从那时起，我结交了一些淳朴勤劳的侗族农民朋友，老、中、青都有。六十年代，我又认识了几位用汉文写作的侗族青年作家，袁仁琮同志就是其中之一。

袁仁琮的家乡，位于这个自治州的天柱县，是崇山峻岭中偏僻的三合乡碧雅村，从祖辈就以务农为业。他的父亲又是农村中的能工巧匠——铁师傅。仁琮是碧雅村稀有的大学生。他在五十年代后期，就开始练笔，学写点儿童剧之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一场内乱，把他耽误了十多年。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以后，他又重新拿起笔来。他立志要把解放后侗乡各方面的巨大变化，通过小说形式，不断地作一些真实的记录。由于深入生活，勤学苦练，这些年来，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民族文学》和省内的《山花》、《花溪》等杂志，都先后发表过他的作品。现在作者收集了十三篇，交给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，这是值得赞许的。

我把这本集子看了一遍（有些过去发表时我已读过），

其中确有几篇优秀之作。总起来说，仁琮的小说一般都富有民族色采、绮丽风光，抒情的气味较浓，景物写得历历如绘，引人入胜。这是我们兄弟民族共同的特点。但也有不同之处，他很注意人物的刻画。虽然塑造的勇于创新、积极投身到改革洪流中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侗族新人形象还不多，但能向这个方面努力，就是难能可贵的。《打姑爷》不只是描写了这个传之已久的风俗民情，主要在于通过这个恋爱故事，反映侗族妇女队长拉朗爱情观的变化，她具有洞察人物的眼力，她所爱的不是能说会唱的后生，而是心地耿直，聪明勤劳的青年。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把拉朗和戛拉的恋爱过程与对歌的场面，写得富有情趣，使人向往。《吉娜》写了一个姑娘，并不象旧社会侗族妇女那样，只会绣花，事事顺从父母和丈夫，卑躬屈辱，做到封建阶级要求汉族妇女的所谓“三从四德”，而是敢说、敢干、争取自由独立的新型女性。《山里人》、《铁师傅》、《小城纪事》、《挫折》等篇，揭露了“四人帮”祸国殃民的罪行，侗族人民的斗争与改革者的欢乐与苦恼，作品中的人物有耿介、正直的普老照、铁师傅，有勇于变革的拉顺、方老师、石信南，他们在困难面前，都显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。这一类的先进人物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在各条战线上一天一天地多起来，我们的四化建设，不是就会发展得更迅速吗？《小城纪事》提出了一个问题，象这样的小城，如何才能摆脱束缚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《苦涩的故事》写了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遭遇，鞭挞了某些人不尊重知识，不尊重人才的恶劣作风。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在报上是屡见不鲜的。

仁琮的小说，反映了本民族的喜怒哀乐，已经打下了一

个良好的基础，今后主要是更加深入广阔和沸腾的社会生活，进一步观察、理解、思考和分析新时期侗族人民现实生活中本质方面的问题，扩大视野，发展题材和主题。再就是仁琮有些作品思想性并不算高。有些素材还需要提炼，注意剪裁，力求写得精练、紧凑一点。仁琮读书和写作一向比较认真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克服上述的缺点，更上一层楼。

1985年8月12日

目 录

序.....	蹇先艾 (1)
铁师傅.....	(1)
山里人.....	(15)
吉娜.....	(35)
母女情.....	(49)
打姑爷.....	(66)
苦涩的故事.....	(84)
暑假第一天.....	(110)
机线班长.....	(123)
投师记.....	(138)
搭车.....	(151)
挫折.....	(165)
小城纪事.....	(185)
北京来客.....	(217)

铁 师 傅

铁师傅是侗乡阿当寨人，打铁的手艺很高，远近颇有名气，人也和气，因此，人们不叫他的姓名，都称他为“铁师傅”。

铁师傅脸黑，手黑，象炭一样，不是脏，而是长年累月火烤的结果。侗家人喜欢穿家机布短对襟衣，宽腰边大管裤，为的是做活路方便。铁师傅却不同，无论冷天热天，都穿一件青家机布长衫，长衫的一角繫在宽宽的布腰带里。脚蹬一双粗打草鞋，一副铜边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看人的时候，眼光从上面投射出来。加上那只加工粗糙的盛家什的牛皮箱子，象过去私馆里的教书先生，也象走村串寨的鬃猪匠。

十七年前的一个下午，铁师傅到我们寨子来卖货，我见到他时，皮箱里只剩一把菜刀了。我买过几把菜刀，不是软口，就是很脆，一碰着骨头不卷就崩。很想买一把合用的菜刀。我拿起这最后一把菜刀看了又看，还下不了决心买不买，旁边有人鼓动我说：“买下吧，他的货好，上面打得有印记，包退的。”

我看了靠刀背的地方，确有小指头那么一个手艺人的印记：“普老扎记”。

当时我还不知道“铁师傅”的名气，既然有人鼓动，想来也不至于说假。但我嫌它是被别人选剩的，靠刀把这一头的口子上还有一处小小的夹灰的地方，便要他多少让一点价。

铁师傅从铜边眼镜框上面望我一阵，说他的家什把把都是尽心打的，那点灰夹得很浅，磨一两次就掉了。末了说：“钱一个不让，信得过就买。”

鼓动我买的人又劝我说：“买吧，不会错的。”

看他那样子不象是卖嘴巴吃饭的，我买了。但又说：“要是不合用，还要找你。”

“用不着你找，带个口信，要换要打都行。”铁师傅推推滑到鼻尖上来的铜边老花镜，很自信地说：“我住在阿当寨。”

阿当寨是侗乡十八寨最边远的一个小寨，离我们客家虽说只十几华里，但是，抬头是山，抬脚是山。翻架山，脚杆软；绕个弯，要一天。话是这么说，情愿丢了当破烂，也不愿找了。再说，要是他气鼓气胀的，不乐意，就更没意思了。奇怪的是这菜刀却出奇的好用，轻重合适，口子不脆不软，砍砍切切，几个月不磨一次，还是那么风快。夹灰的地方也没往深处裂，磨过两次以后，真的掉了。青光闪闪的刀口，真有往上面吹一根头发也会断的样子。

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用好家什，特别是老婆，家什不好用就发脾气。可是自从买了铁师傅这把菜刀，她把别的菜刀都丢一边去了。砍猪草，削篾条，甚至砍灶火用的细柴，也用这把菜刀。

我对妻子说：“你这样干，再好的刀子也抵不住！”

我这一说，老婆索性提出花点钱，把家里的锄头、柴刀、镰刀、斧头之类都换一换。还说，要是铁师傅忙，哪怕在铁工场里蹲天把两天，也要把这几样东西打回来。

那是一九六三年的夏天。几经挫折，人们从痛苦中受到了教育，农村政策得到调整，对手艺人卡得不那么紧了。铁师傅的手艺好，生意特别兴隆。小小的铁工场除去铁师傅和徒弟活动的范围，被顾客们占满了。他们坐的坐，站的站，有的四脚朝天地躺在一张破草席上呼呼大睡，他们已经熬过一夜了。

我起了个大早，带上几个特意准备的糯米粑粑，一件从部队带回来的旧雨衣，翻山越岭，紧赶慢赶，到太阳火烫火烫的时候，经过几番周折，我找到了铁工场。

铁师傅记性真好，见是我，停下手里活路，迎出来，边擦眼镜片上的灰尘，边问：“哦，你来啦？菜刀好用啵？”

我说：“好用，好用，成了我家的宝贝喽。”

接着，我把打算一一向他说了，拍拍我带来过夜的旧雨衣，说，我怕他太忙，当天打不出来，准备在这里过夜了。

铁师傅说：“你这么老远来，一定给你打，要几件就打几件。”

难得铁师傅这么热心，我心里踏实不少。

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要打成一件家什实在不容易。铁师傅光着上身，系一条山羊皮围腰，左一把右一把地抹汗，抹成一脸炭黑。不停地用木瓢在旁边的井里舀水，然后仰起脖子咕嘟咕嘟的往肚里灌。铁师傅送来的一陶瓷钵清汤稀饭，在井的旁边积了一层黑灰，也还顾不上吃。见他辛苦成这样，怎么忍心催促呢？

天黑尽了，黑脸徒弟端来一箩筐松明块，铁工场木柱上的铁篓子里燃着了松明。顾客们大约都比我内行，或者离家比我近一些，无论是拿到新家什还是没有拿到，都先后回去了。这时，铁师傅端来一大鼎罐清汤稀饭，一海碗酸咸菜，摆在铁工场里。我拿出早上带去的糯米粑，它早已铁块似的硬了。铁师傅抹一把汗，盛一大钵稀饭放在我的面前，说：“来，吃这个，止渴！”

我不好意思吃，铁师傅说：“瞧得起我你才来，不要客气。”

我知道，侬家人非常豪爽，不吃反倒惹他不高兴，说：“好，走到我那一方来的时候，一定请你吃糯米酒。”

吃过饭，铁师傅又叫黑脸徒弟搬出一张竹躺椅，放在铁工场背风的地方，说：“困了就睡，我们手艺人打烂仗惯了，随便点吧。”

我一觉醒来，已经朦朦胧胧的看得见山头，天快亮了。铁篓里的松明闪闪灼灼，照着正在磨刀口的铁师傅。他弯着腰，一把新柴刀在他手下均匀地移动，嚓，嚓，嚓……

“铁师傅，你一直没睡？”我问。

“不睡啦，累过头了反倒睡不着。”他边磨边和我说话。

“这样干吃得消？”

“惯了，还好。”

我很过意不去，说：“铁师傅，你歇歇，我来磨。”

铁师傅摇摇头，说：“伙计，你不会磨。”

我说：“哪个农民不磨刀呢？再说，我算是寨子里最会磨的一个。剪刀算难磨的了，我磨过不少。”当然，这不完

全是事实。帮他一把，为的是能让他喘口气；打得快些，我也好早点回去。

铁师傅相信了，歪在竹椅上歇息。可是，这些用铲子铲过的毛口子，高低不平。磨半天，刀背磨去一层，还看不见钢在哪里。磨镰刀就更麻烦了。新镰刀没有把，高低不听指挥，磕磕碰碰，手指也擦破皮了。我只好停下来，伸伸腰，长长地出口气。

我这一出气不要紧，却惊醒了正在小睡的铁师傅。他走过来，拿起我磨过的柴刀在松明亮光底下看一阵，说：“叫你不要磨你偏要磨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铁师傅发火了，但我知道他全是好心。

临走时我才知道，为了我，铁师傅、师母和徒弟都熬了夜。我睡得真死，连拉风箱，打铁的声音都没有听见。

我还没起身，又有人提旧家什来了，我说：“铁师傅，又来啦。”

铁师傅的眼睛红红的，但精神很好，冲我一笑，说：“不妨，习惯了。”

我一路走，一路想：“说不定铁师傅今夜又熬了个通宵。”

两老口，用度不大，要的价钱也合理，值得这么日日夜夜地干？我有些想不通。后来便想起我自己，要是铁师傅他们不加夜工给我赶出来，说不定还得在这里再住上一夜哩。

我似乎理解了铁师傅的心思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的家什都换成了铁师傅的产品。虽比供销社卖的贵一点，但风快，好用。

我会做木匠活，两开柜、三抽桌、架子床、起房子、装

板壁，什么都干。那年月，允许手艺人外出找活钱，我这个业余木工，一到农闲时候，也是挺忙的。一忙，家什损耗特别快。一年过去，锄头、镰刀、柴刀、斧头、凿子之类都损得不成样子了。妻子学缝衣服，很想打一把裁缝剪刀，也是非要铁师傅打的不可。于是，我们就盼望铁师傅能到我们寨子来。只要把旧家什交付给他，不用多久，就会亲自送来的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挨着过去，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，妻子说，还是得亲自走一趟才行。

我和妻子都猜测铁师傅一定是因为忙，才没有出来走村串寨。天气渐渐凉了，妻子除了让我带吃的，还让我带一床旧毛毯，怕的是当天回不来。

没想到，在离阿当寨三里多远的地方碰上了铁师傅。他还是那老样子，不过，老花镜推到头顶上去了，长衫的下摆全都繫在腰间。这样做，也许是为了便于走山路吧。他带只赶山狗，扛着土枪，蹬一双粗打草鞋。

我幸运在这里碰着他，不至于白跑，高高兴兴地叫一声铁师傅。铁师傅停下脚步，打量一下我手里的一挂铁，开头露出一丝笑意，随后就沉下脸来，说：“不打啦，炉子都拆啦！”

“师傅真会说笑话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说笑。”他说。

看他的神气，也不象在说笑。

“大家都喜欢用你打的家什，怎么不打了呢？”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。

“以后再告诉你吧。”铁师傅说。

我不相信铁师傅会轻易掀摊子停业，央求说：“铁师傅，我是专心一意要用你打的东西。就象当兵打仗那样，武器不好，怎么打呢？你无论如何也得帮这个忙。”

铁师傅唤住赶山狗，说：“其实是你们自己拿钱，谈不上帮忙……唉，你上别处打去吧。”

“要是肯上别处，就不来找你了。”说着，拍拍布袋里的干粮和肩头上的毛毯、雨衣。“你看，我晓得你忙，把过夜的东西也带来了。”

铁师傅见没法说通，也就不再说话，匆匆朝前走了。我是个不顶坎坎不回头的人，既然来了，就是缠，也要缠到底。

离开铁师傅，我还是满怀希望地赶到了阿当寨，又进了他那小小的铁工场。铁工场确实冷冷清清，连风箱、铁砧也不见了。不见铁师母，也不见黑脸徒弟，小木屋的大门紧闭着。但地上有新鲜铁屑，看来也并不是完全停业。

我坐在门口的光石头上，决心等铁师傅回来。

队里打钟下工的时候，铁师傅老两口回来了。他的肩上除了土枪，还有一把锄头。见我坐在门前等候，点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

我赶忙说：“我等你呐。”

他露出一丝苦笑，说：“难为你啊。”

说过这么一句，走进火房，又没有下文了。好一阵，铁师母才从火房里出来，抱歉地说：“你是来打家什的吧？他很久没打啦，你不要白耽搁工夫喽。”

我说，我喜欢铁师傅打的家什，才大老远跑来。要是不给打，就要一直等下去。听我这么说，铁师母嘴唇动了动，

进火房去了。一阵，又出来，说：“你实在要，只有等到下工以后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等到下工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下了工，队里就不管了。”铁师母说。

等到天擦黑，收晚工的钟响了。社员们收工回来，铁师傅也跟着出现在村口。他的肩上还是锄头、土枪，不过多了一只野鸡。野鸡是挂在枪筒上的，一步一晃悠。我笑着说：“铁师傅，有下酒菜啦。”

铁师傅平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说：“还等着卖它来买油盐呢。”

我说：“铁师傅说哪里话？铁锤一响，吃穿不愁。”

铁师傅叹口气，说：“不说那些话，不合政策。”想想又补一句。“现在的政策呀，越穷越光荣。”

我想起我也外出做过木工手艺，轻声问：“你们这里不准做手艺了？”

铁师傅不搭腔，说：“不讲那些啦，架势吧。”

铁师傅是个动作利索的人，不多工夫，风箱装上了，炉子生着了。家什多而且重，让我一起帮忙。一切就绪，铁师傅问我要打什么家什，铺排了一下活路，就叫铁师母拉风箱。

我问铁师母：“徒弟呢？”

铁师母一面拉风箱，一面说：“他怕成资本主义，不学了。”

我说：“拉风箱是直套活，让我来吧。”

铁师傅让铜边老花镜往下滑一点，眼光从镜框上面投射出来，说：“你以为做这活路是容易的？打铁全靠把火候。